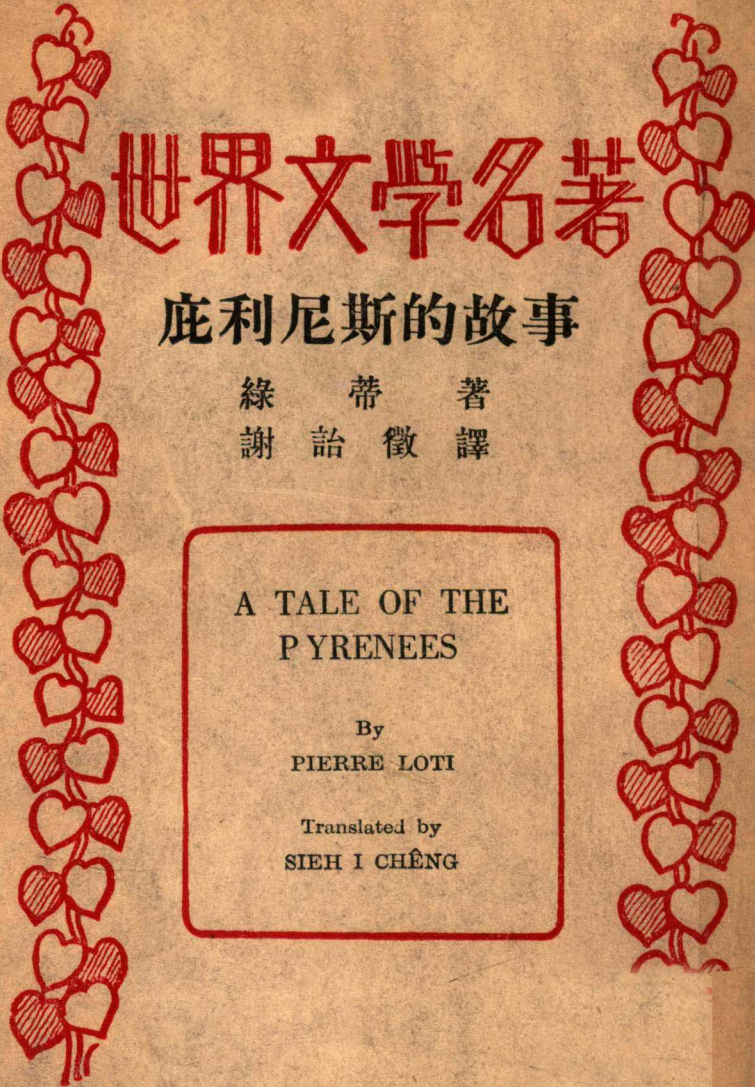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世界文學名著

## 庇利尼斯的故事

綠 蒂 著  
謝 詒 徵 譯

A TALE OF THE  
PYRENEES

By  
PIERRE LOTI

Translated by  
SIEH I CHENG

世界文學名著

庇利尼斯的故事

## 譯者的閒話

彈指一算，這書我已譯了四年；曾經多次的修飾，兩番的謄寫，又曾給好幾位私交讀過，不知暗裏賺了他們多少眼淚，呵，珍貴的眼淚。如今，牠將與廣大的讀者相見：我想像牠將如西風中的白雁，啼醒人間至上至高的情緒。我覺得有若干話不能不說，雖然我說不痛快。

翻譯菊子夫人的徐霞村先生，可稱綠蒂在中國的第一個知音。這四年來，我又親自讀到了三部翻譯，即李譯北京之末日，張譯情與劫，黎譯冰島漁夫，各方面對於綠蒂的介紹漸漸地多，所以這裏我大可不必絮語他底生平。實際上，他底一生也沒有許多可說：他底身世沖淡像一首素樸的無韻詩，而浩瀚靡涯又像海之闊，天之空。他有一點特色，我須不怕累煩地提出。綠蒂生長於大海的邊沿，而從成人到花甲的年紀，他是一個職務清閒的法蘭西海軍軍官。他底聰明，他底華年，都在海上與島國銷磨了。他底沙鷗似的心靈，都被抒寫在白茫茫的海天上。他被稱爲一個偉大的印象主義

作家。他在自己底著作裏，已把自傳寫得无可比擬的完美：他底遊記是他生命歷程的鴻爪，他底小說是作家自身的供狀，或者可說是他到處留情的戀史。我們最好是讀他底重要的作品吧！

\*

\*

\*

\*

\*

綠蒂重要著作年表（書名上冠以星號者已有英文等譯本）

一八七九

阿謝嫺德 / Aziyade

一八八〇

\* 娜娜何 Rarahu

一八八一

\* 一個騎兵的故事 Le Roman d'un Spahi

一八八二

煩悶之花 Eleurs d'ennui

阿爾及利亞 Les Trois Dames de la Kasbah

一八八三

\* 意武兄弟 Mon frère Yves

一八八六

\* 冰島漁夫 Pêcheur d'Islande

一八八七

\* 菊子夫人 Madame Chrsanthème

一八八八 流亡的話 *Propos d'exil*

一八八九 日本之秋 *Japonneries d'automne*

一八九〇 \* 摩洛哥 *Au Maroc*

一個孩子的故事 *Le Roman d'un enfant*

一八九一 憐憫與死亡的書 *Le Livre de la pitié et de la Mort*

一八九二 東方的幽靈 *Fantôme d'Orient*

一八九三 流亡者 *L'Exilé*

海上的死 *Matelot*

一八九四 沙漠 *Le Désert*

一八九五 \* 耶路撒冷 *Jérusalem*

巴勒斯坦 *La Galilée*

一八九六 \* 拉門却 *Ramuntecho* 此爲本書法文原名。本書除有西班牙和他國文字的譯本以

外，英文有兩種譯本，W. P. Bains 的譯本改書名為庇利尼斯的故事 A Tale of the Pyrennes 因書中描寫的都是庇利尼斯山間的人情風物，改名後內容一清，所以我們是接受的。

一八九九 黑暗路上的回光 Reflects sur la sombre route

一九〇二 北京的末日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

一九〇三 \* 印度 L' Inde

一九〇四 波斯 Vers Ispahan

一九〇五 \* 普隆夫人 La Troisième Jeunesse de Madame Prune

一九〇八 \* 覺迷 Les Désenchantées

\* 埃及 Le Mort de Philae

一九一〇 漫遊雜記 Le Château de la Belle-au-bois-dormant

\* 暹羅 Le Pèlerin d'Angkor.

一九一〇年，他整整六十歲，便告退休，列名後備隊中，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他在巴塞斯庇利 *Basses Pyrénées* 逝世。這十有三年間，他沒有著作行世，因為一離海關上的生涯，他底靈感的泉源立即斷絕了。

上開的這許多書，和其他未列入的綠蒂的作品，多半是遊記和旅行隨筆，一種文情並茂的鋪敘綴拾，至於他底可名為小說的著作，凡以戀愛為題材的都是一男一女為中心，本書便是最佳的例子。但綠蒂雖是在這種著作裏，寧願犧牲可以寫得很誇張的小說材料，而一絲不肯放過風物的描繪，和異國情調的陶寫。他簡直是一個風與情的繪畫聖手。他有一種天才，能表達出天地間種種捉摸不定的和無從捉摸的印象，譬如自然界的光波、色調、香味、形態，以至非人間的寂靜、內心的虛無飄渺的感覺。讀了娜娜何的人，誰忘得掉綠蒂和那個島女共度蜜月的泰希的羣島，溫熱蔚藍的海，樹木叢中的碧色的黃昏，潮熱的夜，花卉的濃香，誰忘得掉呢？讀了他關於日本的作品，誰忘得掉長崎海濱排列着的櫻色屋宇，以及那些構成日本國的一切花朵、園囿、燈籠、偶像、象牙的和青銅的

器皿呢？還有那個名叫若望的騎兵被砍倒於黑人刀下的烏煙瘴氣的非洲沼澤，那條橫貫沙漠直達炙熱的紅海的蘇彝士運河如像直線一縷，誰忘得掉呢？讀過冰島漁夫以後，布勒達涅的草野山壁是不容易去懷的；在本書中，庇利尼斯的山巔老是俯臨着一切，俯臨於讀者的心頭。

庇利尼斯山脈是在法蘭西的南部，和西班牙接壤，據汪精衛先生早年的遊記，盛稱這地方「峯巒奇秀，林壑稱美，瀑布尤奇絕，未易以言語形容也。」他有一首遠山詩如下：『遠山如美人，盈盈此一顧。被曳蔚藍衫，嬾裝美無度。白雲爲之帶，有若束縑素。低鬟瞰明鏡，一水澹無語。有時細雨過，輕渦生幾許，有時映新月，娟娟作眉嫵。我聞山林神，其名曰蘭撫。誰能傳妙筆，以正洛神賦。』

庇利尼斯既是綠蒂自己底國土，他底埋骨的所在，因此書中描寫的山川風物，在他自然是特別的熟悉，自然比了他關於異國異鄉的寫作來得親切而且深刻。再者，在這書裏，綠蒂不僅發揮了他描繪風物的天才，更表現了他描繪心理的特長，尤其是無可奈何的，和痛苦忍受中的心理。呵，離別的淒楚，期待的焦灼，慈母的深思熟慮，無可反抗的壓制，戀愛幻滅的痛苦，令人心碎的失望，萬種淒涼的孤獨，以及悲慘的生命瀕絕的境地，終於到來的死亡——這一切人間心上的苦經驗，別人

要寫一種也寫不完好的，他卻在這寥寥十萬言中毫不誇張地，十分細膩地抓住了全部。

據一輩批評家的定評，本書和冰島漁夫是綠蒂的兩大最高傑作。同時綠蒂自己也特別重視這部作品。他本人曾編過三四種戲劇，一九〇八年他把這書也編做戲劇，並由名作曲家畢恩 Pienné 譜曲，這個光榮是綠蒂其他著作所沒有享到的，惟有本書纔受到他主人這種唯一的恩寵。譯者覺得不放心的只是自己譯筆的不能如意，尤其因為這是我底處女譯的緣故。

一口氣寫到這裏，禁不住想起這個年頭，青年人誰要認真講戀愛的，就得做大傻瓜，被週圍的人作為笑柄。真情是被遭塌着被踐踏着，被玩弄着，而終於湮滅。從好萊塢向東西南北放出的爵士音樂，已經鍍金了一切都市中的青春的心。但我不相信這是物質文明應有或必有的現象。然而說來說去，這年頭，我們要一顆真誠的心，須得向庇利尼斯山中的兒女們尋去。

謝詒徵

二十四年十一月

# 庇利尼斯

## 第一部

### 一

傳遞秋天消息的哀鷗，剛纔大批的出現，因為大海上風暴將作，都趕在一片灰色的雲裏。在南方諸河口——愛沱河，尼汎河，和西班牙邊疆上的比達索河——牠們無目的地在寒冷的秋水上飛去，鼓翼掠着鏡子似的水面。牠們的啼聲，當此十月的黃昏，如像訴說草木的蕭條。

在庇利尼斯的矮樹叢林的地方上面，殘年雨晚的哀怨正遲遲地落下來，像一幅壽衣般籠罩着萬物。這時拉門却穿着線衣鞋，沿水苔蘚滋生的小徑，靜悄悄地跨他山夫的脚步。

他從遠遠的接連比斯開灣的地方朝上走着，正在回家，家是孤立在上面樹蔭裏，靠近西班牙的邊疆。

這位年輕獨行者，爬山那樣快，費力那樣少，穿的線底鞋又那樣杳無聲息，在他四圍的那些地方，一刻比一刻模糊渺茫，向各方面消散開來，混入黃昏與暮靄之中。

四圍一切盡表示出秋天和歲暮的景象。低處的草木春天那樣蓬蓬勃勃的，已變了槁木死灰的色彩，山中各處，山毛櫸和橡樹正蕭蕭落葉。空氣很有些寒冷，苔蘚的泥土發出觸鼻的潮濕氣，時又有輕雨下降。愁雲苦雨的冬天是近了，悲慘地近了——這冬天，年年帶了萎枯死亡的空氣來臨，但是隨後春天一到，就被人們忘記。

落葉鋪地，野草滿山，到處都是潮濕，到處都有如臨末日的悲傷……

但秋天固使草木達到末日，僅帶一種遼遠渺茫的警告給人，人比較的耐久些，他既曾忍受幾番的嚴冬，也曾消磨多次的芳春。然而當此十月的黃昏，人本能地感有室家之戀，本能地想在家裏躲躲，烤烤火，暖暖和身體。拉門却對於那種孤立無隣的巴士克村屋也深感依戀，一種自古相傳的依

戀；他加緊速度向他母親等候他的陋屋跑去。

這些巴士克的小屋子隨處可以見到，模糊地隱在暮色裏，互相距離很遠，像灰色或白色的斑點，也有在陰森森的山坳裏的，也有在山頂已看不出的山坡上的。在這暮色蒼茫的無邊景色中，這些小小的人家是可以忽略了，真的，在這個時候，既對了偉大的森然寂靜，又當着宇宙的法相莊嚴，這些人家是彷彿已不復存在了。

拉門却現在爬快了，玲瓏耐勞、年輕、還是小孩子，會用了一塊石，或是一草一木，像小山夫那樣的在路上玩耍着的。空氣變得更峭利了，四圍更崎嶇了，下面河上水鷗的啼聲，使人想起鏽轆轤的尖聲音的哀啼，不可復聞了。但拉門却正唱一支古時的悲歌，那種歌如今仍深入於遠鄉的中心；他的生硬的歌聲曳長開來，——在霧和雨中，在潮濕的橡樹枝裏，在那幅大壽衣下面，變得永遠更加陰沉，說出孤獨，秋，和夜。

他停頓了一會，看一輛牛車在下面遠遠過去。率領那兩隻蠕動的牛的車夫也在唱；他正從一條硬硬的不平坦的道路，向着已經夜色淒迷的山坳走下去。

不多時，車子便在道路轉角消失，突然被樹木遮掩了。真像被地獄吞去了似的！拉門却於是覺得一種突如其來的悲痛，有如他的許多複雜的印象同樣的不能解釋；隨着他用一種突殊的姿態重新走路，不過輕快減了些，他把絨帽拉下來，好像一個假面具，壓着他的極其溫和明亮的眼睛。

爲什麼呢？這輛牛車和這個不相識的唱歌的趕牛人於他何關呢？然而正因爲看見他們這樣的消失了，在今夜——當然每夜是如此的——去到山中冷落的農家覓一宿。他更加切實地體會到這種和快樂隔絕得好像畜性生活的人類生活，而且衰老病弱的時期卻比畜性更長久，更可悲。這時他心頭就起了不安的直覺，想現世尙有不少別的地方，不少別的事情，爲他所能閱歷和經驗的，而且是值得去看看做做的；一種胡思亂想，聚集在這個未受教育的孩子的靈魂深處。

原來拉門却是兩個大不相同的血統的混血兒，兩個在思想上可說是隔開一條鴻溝的人底後裔。因爲他是被我們這種濁世的富家子弟在不湊巧的任性放浪中所生，他在出世時曾被稱爲無父之子，而且除掉他母親的姓以外更沒有姓，所以他自覺和一輩嬉戲與工作時的伴侶們是不同的。

靜默了一會，他如今更慢的回家去，走過迂迴上山的荒徑。那關於別的事，別地方，關於他單純生活所不知的光榮和恐怖的種種煩惱，都攪動他的心，竭力要找一出路……但是徒然。那真太不可捉摸，太難理會了。那是無可憑藉的，無形狀或結果，留在陰影裏面……

最後，他不想了，他再唱歌，在兩句一韻的單音詩中，訴出一個少小的紡績女的悲苦：哀人遠征，歸來無期。用的是起源無稽，年代久遠的，神祕的意斯古萊言語。漸漸的，在古調，秋風，和靜寂的影響之下，拉門却再變成一個體格雖像大人，仍保持着童年的天真和勇氣的十六七歲的巴士克單純山夫，跟他起初趕路時一樣。

現在他的教區葉家宅已經在望，教區的鐘樓巍然像一座礮台的看樓。教堂旁邊圍了幾所房屋，其餘的屋子，數目較多，都四散於樹林峽谷裏，或者山坡上面。夜如今來了，這一晚因為山頭掛有黑雲，所以來的格外早。

在下面山谷裏的這座村落的四圍上下，這巴士克鄉如今好像一堆龐大的黑色的東西。長片的濃雲使景色迷暗，地面的層次已經消失，羣山好像也正在變換，在朦朧的夜幕上變大。這時辰，難

說其所以然，看來非常的莊嚴，似乎前代的舊鬼將要從土裏鑽出來。在這塊叫做翡冷翠的大高地上像要跳出某種東西，也許便是當地人民的祖先的幽靈。

再說這個從兩種大不相同的血統所組成的孩子，正孤另另的歸去，穿過夜，穿過雨，在他的二重天性的深處，又爲了莫明其妙的往事而悵惘。

他終於到家了。這屋子造得很高，按照巴士克的建築式，狹窄的窗子下面有着舊的木洋台，如今燈光透過了窗片，照上室外的夜黑。當他走近門前的時候，他的輕微的腳聲在敗葉叢中益加減輕；這都是弧形的楓楊樹的葉子，這些樹種在家家的門前好像一條走廊，這是本鄉的風俗如此。

莊嚴的菲郎吉太遠遠就認清了他的腳步，她面孔灰白，壁直的身腰，穿上了黑色的衣服——她曾經愛上了那個陌生人跟他私奔出去，後來她又看不免要被遺棄，便很勇敢的回到故鄉，獨自住到她的已故的父母的敗屋中。與其留在城市裏成一個討厭人和乞丐，她決然離開了那裏，放棄了一切，只想把拉門却造成一個頭腦簡單的巴士克農夫，但是他在出生的時候也曾包裹在錦繡的白袍子裏的。

如今已十五年了；自從她偷偷地也正在這樣的一個黃昏回鄉，已有十五年了。歸來以後，她在舊時的伴侶們前靜默寡言，除了到教堂以外從不離家，她的黑色的面幕低低地蓋上她的眼睛。此後時光過去，人家好奇心漸解，她又回復了她的舊習慣，立身卻又那樣凜凜然的，又那樣無可責備的，使人人都原諒了她。

她歡迎和擁抱她的兒子，她快樂和溫柔地微笑；但天性是靜默的，當大門閉上，他們都沒多說什麼。

拉門却坐在他的老位子上，吃他母親默然置在他面前的湯和蒸過的食品。屋子裏有座高大軒敞的爐竈，用白布結彩裝飾着，爐中木梗的突然發亮，使這粉刷很週到的房間變得怡悅可樂。秩然有條的掛在牆上的架子裏，嵌一些首次聖餐和拉門却的畫片，再有些巴士克傳說中的先知的畫像；和畢拉聖姑，憂愁聖姑，和玫瑰經的念珠，祝福的棕葉等等。在釘住在牆上的擱板上面，廚房用具布置得很整齊，每塊擱板張了一隻粉紅的紙蓋，都是西班牙製的，式樣一律，上面通常畫些一排跳舞板舞的人，或者又塗些鬪牛人的生活寫真。在這白色的室內，明亮怡悅的爐火前，自有一種

室家的，恬淡愉快的意義，又因為外面是濕淋淋的昏夜，山谷林木的暗黑，所以這種意義益加顯著。  
菲郎吉太照她每夜的習慣，對她的兒子凝視久久，注意他是怎樣的正在長成得魁梧好看；怎樣的他又逐漸變成有決斷和有氣力的樣子，和怎樣的黑鬚鬚在他的新鮮的嘴唇上。

他逞着一個山夫的好胃口，吃完了許多片麪包和兩杯蘋果酒，晚餐既畢，他立起來說道：

『媽，我去睡了，我們今夜有些工作！』

『哎，』他的母親回答道：『你打算什麼時候叫醒呢？』

『在一點鐘——只等月頭一落。他們會在我的窗下打口哨的。』

『今夜是些什麼東西呢？』

『幾包絲和絨。』

『你和那些人同去呢？』

『像平常一樣：阿拿其加，菲拿倫帖奴，和意拉各來弟兄倆。像那夜一樣，是在我新近入夥的阿

曲的生意上。……晚安，媽！我們不會去久的，我將趕回家來做彌撒，一定的。